

杨 栋

插图

孙犁散文经典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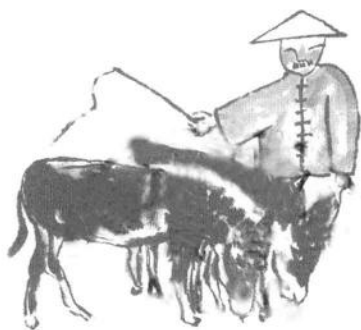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杨栋

插图

孙犁散文经典

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孙 犁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栋插图孙犁散文经典：全2册 / 孙犁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13-4487-2

I. ①杨…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6751号

杨栋插图孙犁散文经典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常 晶 姚宏越

责任校对 潘晓春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 数 544千字

插 图 50幅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4487-2

定价(上、下):55.00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24-25872814转2050

目 录

上

- 001 黄鹂——病期琐事
- 005 石子——病期琐事
- 009 某村旧事
- 014 烈士陵园
- 017 保定旧事
- 023 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 026 服装的故事
- 029 童年漫忆
- 034 装书小记——关于《子夜》的回忆
- 037 平原的觉醒
- 041 文字生涯
- 045 吃粥有感
- 048 删去的文字
- 051 书的梦
- 055 画的梦
- 059 戏的梦



066	乡里旧闻
080	外祖母家
082	瞎周
085	楞起叔
087	根雨叔
089	吊挂及其他
102	成活的树苗
104	同口旧事——《琴和箫》代序
110	“古城会”
113	第一次当记者
117	新年杂忆
120	新年悬旧照
122	报纸的故事
126	母亲的记忆
129	青春余梦
131	芸斋梦余
135	火炉
137	牲口的故事
140	住房的故事
143	猫鼠的故事
146	夜晚的故事
149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
154	吃饭的故事
156	包袱皮儿
159	书信

- 162 戏的续梦
165 昆虫的故事
167 移家天津
171 父亲的记忆
174 唐官屯
176 病期经历
185 鞋的故事
189 钢笔的故事
192 老屋
194 小贩
197 晚秋植物记
200 风烛庵杂记
203 老家
206 木棍儿
209 告别——新年试笔
213 鸡叫
216 黄叶
218 菜花
221 转移

下

- 223 吃菜根
226 拉洋片
228 看电视



- 231 记春节
- 233 新居琐记
- 237 楼居随笔
- 241 觅哲生
- 243 朋友的彩笔
- 246 老同学
- 249 暑期杂记
- 253 残瓷人
- 256 新春怀旧
- 260 庸庐闲话
- 265 我的绿色书
- 267 秋凉偶记
- 271 回忆沙可夫同志
- 275 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
- 279 远的怀念
- 282 伙伴的回忆
- 288 回忆何其芳同志
- 291 悼画家马达
- 295 谈赵树理
- 300 夜思
- 303 悼念李季同志
- 307 大星陨落——悼念茅盾同志
- 309 悼念田间
- 311 关于丁玲
- 314 悼曾秀苍

316	悼曼晴
318	记邹明
324	悼万国儒
328	记老邵
332	记陈肇
335	悼康濯
338	记秀容
341	谈妒
343	谈才
345	谈名
347	谈谀
350	谈谅
352	谈慎
355	谈忘
357	谈迂
360	谈书
363	谈稿费
365	谈师
368	谈友
371	谈文学与理想
374	谈改稿
377	谈读书
379	谈修辞
382	谈评论
384	谈爱书



- 388 爱书续谈
- 391 我和古书
- 394 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 396 谈“打”
- 399 改稿举例
- 401 实事求是与短文
- 403 谈“印象记”
- 406 文学与乡土
- 409 谈简要
- 411 谈赠书
- 414 谈通俗文学
- 417 谈鼓吹
- 419 官浮于文
- 421 诗外功夫
- 423 听朗诵
- 425 谈死
- 427 谈《补遗》
- 429 谈照相
- 431 照相续谈
- 433 谈自裁
- 435 谈头条
- 437 谈镜花水月
- 439 我的位置和价值
- 441 谈理解
- 443 谈闲情

黄鹂——病期琐事

这种鸟儿，在我的家乡好像很少见。童年时，我很迷恋过一阵捕捉鸟儿的勾当。但是，无论春末夏初在麦苗地或油菜地里追逐红靛儿，或是天高气爽的秋季，奔跑在柳树下面网罗虎不拉儿的时候，都好像没有见过这种鸟儿。它既不在我那小小的村庄后边高大的白杨树上同鸪鸡儿一同鸣叫，也不在村南边那片神秘的大苇塘里和苇咋儿一块筑窠。

初次见到它，是在阜平县的山村。那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不断炮火洗礼中，有时清晨起来，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我听到了黄鹂的尖厉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可是，它们飞起来，迅若流星，在密密的树枝树叶里忽隐忽现，常常是在我仰视的眼前一闪而过，金黄的羽毛上映照着阳光，美丽极了，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

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真是有些奇怪，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在战争不暇的日子里，这种观察飞禽走兽的闲情逸致，不知对我的身心情感，起着什么性质的影响。

前几年，终于病了。为了疗养，来到了多年向往的青岛。

春天，我移居到离海边很近，只隔着一片杨树林洼地的一幢小楼房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清晨黄昏，我常常到那杨树林里散步。有一天，我发现有两只黄鹂飞来了。

这一次，它们好像喜爱这里的林木深密幽静，也好像是要在这里产卵孵雏，并不匆匆离开，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

每天，天一发亮，我听到它们的叫声，就轻轻打开窗帘，从楼上可以看见



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逗闹，有时候看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这真是饱享眼福了。

观赏黄鹂，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一听到它们叫唤，心里就很高兴，视线也就转到杨树上，我很担心它们一旦要离此他去。这里是很安静的，甚至有些近于荒凉，它们也许会安心居住下去的。我在树林里徘徊着，仰望着，有时坐在小石凳上谛听着，但总找不到它们的窠巢所在，它们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住室和产房的呢？

一天清晨，我又到树林里散步，和我患同一种病症的史同志手里拿着一支猎枪，正在瞄准树上。

“打什么鸟儿？”我赶紧过去问。

“打黄鹂！”老史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

这时候，我不想欣赏他的枪技，我但愿他的枪法不准。他瞄了一会儿，黄鹂发觉飞走了。乘此机会，我以老病友的资格，请他不要射击黄鹂，因为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我很感激老史同志对友谊的尊重。他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并且说：

“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儿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

有一次，在东海岸的长堤上，一位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讨取身边女朋友的一笑，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回翔在天空的海鸥。一群海鸥受惊远飏，被射死的海鸥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胜利品无法取到，那位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助打捞，工人们愤怒地掉头划船而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房子里，无可奈何地写了几句诗，也终于没有完成，因为契诃夫在好几种作品里写到了这种人。我的笔墨又怎能更多地为他们的业绩生色？

在他们的房间里，只挂着契诃夫为他们写的褒词就够了。

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生产第一，游闲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木棍上，一会儿悬空吊着，一会

儿被拉上来。我站住了，我望着黄鹂，忽然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有一种凄惨的神气。

“你要吗？多好玩儿！”老头儿望望我问了。

“我不要。”我转身走开了。

我想，这种鸟儿是不能饲养的，它不久会被折磨得死去。

这种鸟儿，即使在动物园里，也不能从容地生活下去吧，它需要的天地太宽阔了。

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想起黄鹂。第二年春季，我到了太湖，在江南，我才理解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好处。

是的，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

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

是的，它们的啼
叫是要伴着
春雨、宿露，
它们的飞翔，
是要伴着
朝霞和彩虹
的，这里才是
它们真正的
家乡，安居
乐业的所在。



——孙犁
黄鹂



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石子——病期琐事

我幼小的时候，就喜欢石子。有时从耕过的田野里，捡到一块椭圆形的小石子，以为是乌鸦从山里衔回跌落到地下的，因此美其名为“老鸱枕头儿”。

那一年在南京，到雨花台买了几块小石子，是赭红色的。

那一年到大连，又在海滨装了一袋白色的回来。

这两次都匆匆忙忙，对于选择石子，可以说是不得要领。

在青岛住了一年有余，因为不喜欢下棋打扑克，不会弹琴跳舞，不能读书作文，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时间长了，收藏丰富，有一段时间，居然被病友们目为专家。就连我低头走路，竟也被认为是长期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这简直是近于开玩笑。

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泥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去，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钓鱼者的心情，也是如此的。

初到青岛，也只是捡些小巧圆滑杂色的小石子。这些小石子养在水里，五颜六色还有些看头，如果一干，则质地粗糙，颜色也消失，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了。

后来在第二浴场发现一种质地细腻，色泽如同美玉的小石子，就加意寻找。这种石子，好像有一定的矿层。在春夏季，海滩积沙厚，没有这种石子。只有在秋冬之季，海水下落，沙积减少，轻涛击岸，才会露出这种蕴藏来。但也很少遇到。当潮水落到一定的地方，沿着水边来回走，看到一点点亮晶晶的



苗头，跑过去捡起来，大小不等，有时还残留着一些杂质，像玉之有瑕一样。这种石子一定是包藏在一种岩石之中，经过多年的潮激汐荡，乱石撞击，细沙研磨，才形成现在这种可爱的样式。

有时，如果不注意，如果不把眼光放远一点，它略一显露，潮水再一荡，就又被细沙所掩盖。当潮水猛涨的时候，站在岸边，抢捡石子，这不只拼着衣服溅上很多海水，甚至还有被海水卷入的危险。

有时，不避风雨，不避寒暑，到距离很远的海滩，去寻找这种石子。但也要潮水和季节适当，才有收获。

我的声誉只是鹊起一时，不久就被一位新来的病友的成绩所掩盖。这位同志，采集石子，是不声不响，不约同伴，近于埋头创作的进行，而且走得远，探得深。很快，他的收藏，就以质地形色兼好著称。石子欣赏家都到他那里去了，我的门庭，顿时冷落下来。在评判时，还要我屈居第二，这当然是无可推辞的。我的兴趣还是很高，每天从海滩回来，口袋里总是沉甸甸的，房间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石子。

那时我居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我选择了三楼那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在正面窗台上，我摆了一个鱼缸，放满了水，养着我得意的石子。

在二楼住着一位二十年前我教书时的女学生。她很关心我的养病生活，看见我的房子里堆着很多石子，就劝我养海葵花。她很喜欢这种东西，在她的房间里，饲养着两缸。

一天下午，她借了铁钩水桶，带我到海边退潮后的岩石上，去掏取这种动物。她的手还被附着在石面上的小蛤蜊擦破了。回来，她替我倒出了石子，换上海水，养上海葵花。

“你喜爱这种东西吗？”她坐下来得意地问。

“唔。”

“你的生活太单调了，这对养病是很不好的。我对你讲课印象很深，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你不记得了吧？那时我十七岁。”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灯光下，面对着我的学生为我新陈设的景物。我实在不喜欢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不能使我发生兴味。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我写了一首《海葵赋》。

青岛，这是世界上少有的风光绮丽的地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祖国美丽富饶的地区，有很多都曾经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每逢我站在太平

角高大的岩石上，四下眺望，脚下澎湃飞溅的海潮，就会自然地使我联想起这里的悲惨的历史。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沉痛之感，一种激愤之情。

终于，我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弟子，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

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辜负女学生的一番盛情，一番好意了。

离开青岛的时候，我把一些自认为名贵的石子带回家里。

尘封日久，不但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就是拿在手里，也不像过去那样滑腻，这是因为上面泛出一种盐质，用水都不容易洗去了。时过境迁，色衰爱弛，我对它们也失去了兴趣，任凭孩子们抛来掷去，想不到当时全心全力寤寐以求的东西，现在却落到了这般光景。

但它们究竟是和我度过了那一段难言的日子，给过我不少的安慰，帮助我把病养得好了一些。古人把药石针砭并称，这说明石子确是养病期间难得的纯朴有益的伴侣。



终于，我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弟子，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